

香港最新暢銷書

情霸天下

凤仪著
出版社



香港最新畅销书

情霸天下

(香港)梁凤仪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一九九六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责任编辑：杨 渡 彭沁阳

美术编辑：柳成荫

封面摄影：陈 辉

封面题字：黄宜弘

情 霸 天 下

Qing Ba Tianxia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市 人 民 文 学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270 千字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2\frac{1}{2}$ 插页 3

199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印数 50001—65000

ISBN 7-02-002102-6/I·1685 定价 15.15 元

● 序

真要感谢读者,《大家族》这本小说面世后,销路非常好。写完了荣必聪与夏童的故事,希望人物仍然活在读者心目中,成了你们认识的人,他们的故事还是会发展下去的。

正如你和我每天都在生活着,迎接很多意想不到的情事,一桩接着一桩地发生在自己身上。

只要人类社会仍存在,故事仍不会是个终结。

故而,荣必聪家族的诸式人等还是会有他们大大小小的故事在大地之上,在太阳照耀之下出现。

我希望能以一个新的方式为读者们讲故事,一直不停地讲下去,都是关于香港的各大家族的。这些家族的人物正如现实生活里头的人一样,互相认识,互为牵引,互结恩怨。只是,在某一个特定阶段与环境中,可能是某一个家族中人以主角身分担了重头戏,发生一些令人侧目的、惊天动地的、震慑香江的故事,其余在他们身旁的人做着戏分或多或少配角,甚而成了跑龙套的角色。

故此,读者们每翻阅这个“大家族”系列的小说,人们都会越来越熟悉越亲切,甚而越来越觉得他们就是你们生活圈子内的一些人物。

每人有每人的故事,每人在每段时间内的故事或平庸或精彩。

故而，在《大家族》内的荣必聪与夏董，荣坤与韩植，荣宇与荣宙等都是核心人物，到他们的故事告一段落，《大家族》写完了，再写“大家族”系列之《情霸天下》，荣家的人都放在次要位置上，到高家成了主角。

《情霸天下》除了是香港典型的家族故事，有它的浓厚传奇色彩及曲折的阴谋情节之外，还是一篇美丽而现代的爱情诗篇。

香江四大家族之一的高崇清家族，三子一女都在为乱家商业王朝的实权落在谁家而引起激烈的争斗。高掌西这位呼声最高的可能继承人，在一头有利她雄霸天下的政治式婚姻与一段如诗似画、如梦似真的爱情之间，如何作出她的抉择呢？

我相信这个现代大都会的浮世绘是能吸引读者的。

梁鳳儀

“人非草木，谁能无情？”

到过天下第一奇山的张家界，就会觉得这么一句话有修正的必要。

站在张家界黄狮寨巅的高掌西，也会对这句话作出抗议。

张家界内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，郁苍古雅，却又活泼生动，看在游人眼内，感动于心，似能互相呼应，感悟其情。

尤其高掌西来自富贵繁华、金马玉堂的香江世家，在她周围环境内的人，无不为名位权势财富声誉而每天每夜争斗得天翻地覆。

在香港那个举世闻名的金融中心内，无日无之的你想我死，我愿你亡式的拼搏，应该说是“人非草木，竟也无情”才对。

高掌西在商场与大家族的名利大混战之中，一直称王称帝，因为她从没有输过。

不管心中有多恐惧，身上有多疲累，她都必须坚持赢下去，在每一局战役中取胜，以至于全场战争胜利，让所有对手都拱手称臣，或落荒而逃而后已。

决胜的重要秘诀，就是无情。

一讲人情，早晚就要垮台。

她才在商业上为家族赢了大大的一场仗，以绝好的价钱，把中区的一间新开业的酒店买下来。

那酒店位处地王，原本是日本人的投资，交给城内最出

名的元明集团任室内装潢设计,结果装修得美仑美奂,冠绝同行,却为了消防条例而生种种开业障碍。拖延下去,高家利用他们的最雄厚本钱,通过他们一直沿用的渠道,获得政府内的线报,知道这幅地皮出售时,有条例规定不能开设酒店,只能以会所形式经营业务。于是一方面把消息透露给新闻界,引起了舆论;另一方面,政府更一直按兵不动,不让日商以酒店牌照营业。日商没法,只好转为会所经营。

这正中高家下怀,就由一向本事精明的高掌西负责跟城内的大亨及知名机构联手,发起不加盟会所之举,一呼百诺之下,自然门堪罗雀。

日商逼得放盘求售,于是高掌西就代表高家把酒店买下来,价格相等于地皮时值的百分之七十而已。

高掌西一接手,便邀了所有曾帮助达成这桩买卖的家族与人士加股,这么一来,再驾轻就熟地打通关系,很快就办妥了一切在政府有关部门应补办的手续,易名君度大酒店,名正言顺地开业了。

常言道:猛虎不敌地头虫。日商之所以惨败,在这项酒店投资上亏蚀了近七亿元,理由完全在这句俗语之内。

高掌西无疑是打了相当漂亮的一场商业仗,她为高家带来的利润,当然在七亿之上,她的名字在社会上更加响亮。

商场人现今都给高掌西起了个绰号,叫“铁娘子”。那原本是英国女首相戴卓尔夫人的江湖尊称,加到高掌西身上去,自然是一番赞誉的好意。

可是,高掌西闻言苦笑,她想,自己怎么及得上戴卓尔夫人。不单指才具,更指婚姻幸福的一方面,就跟她有极大的差距。

一念至此，高掌西的心就痹痛。

她只能立即把思绪调到事业方面去。不错，铁娘子在建功立业上曾威风凛凛，一呼百诺，可是，还是有下台的一日。

这就是说，不论家庭还是事业，高掌西都有着重重叠叠、一如云层似的隐忧。

什么时候才能拨开云雾见青天？真是令人怅惘。

这阵子，当人人都认为高掌西意气风发之际，其实，高掌西本人的情绪极度低落。

是因为公私两方面都有不为人知的严重打击。

人们之所以完全看不出丝毫哀痛的痕迹来，是因为事件的发生只导致高掌西有个难受之极的心路历程。

私事方面暂且按下不谈，单是赢那日商，勇夺中区地王君度大酒店一役，就令高掌西心上伤痕斑驳。

简单的解释是，高掌西对日商下不了手，尤其是北京申办二〇〇〇年奥运不成功，原因在于美国霸权主义的伸张，加上英国人一直像条摇着尾巴的狗，老跟在美国屁股后头走，于是造成国际政治压力，逼使中国出局，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。身为中国人在痛心之余，回顾日本这次的行为，姑勿论他们是为了亚洲族裔的光荣抑或本国的长远利益，总之是站稳在中国的一边，拼命拉票。

敌我分明之下，高掌西对日商有了一份无法言宣的庇护感。

况且，没有人比高掌西更清楚，日商得不到政府的额外破例，删除不准经营酒店的条款，而偏偏就在高家插手之后，容许高家补偿地价，就撤销开业的限制，最主要的原因在哪儿？

哪一个地方没有贪官污吏？哪一个政府没有官官相卫？

高掌西的幼弟高定北奉父亲之命飞了伦敦一次，回来后，高掌西在前门的正式申请就获得了良好的回应。

这么巧？

对，就是这么巧。

高掌西心上的不舒服就在于此，平白让欺压自己国族的英国人拿很多的好处，却让站近自己国旗一点的日本人蒙受很大很大的损失，于心何忍。

无疑，这是一种爱国情怀被冲击之下所产生的一种情不自禁的极端反应。

论道理，不一定对。

论感情，就没有什么不对了。

谁在今日不应爱自己的国家？

谁在今日睁着眼看那些雄霸天下久矣的外族，已至强弩之末，还在张牙舞爪，压抑中国，怕我们强大振奋而不生大大的气？

谁在今日明知外国人一边赚中国人的钱，一边又看不起我们而不气愤？

对付日商的商业战刚在北京申办奥运宣告失败的几天后进行，高掌西一连几个晚上没有睡好。

她差一点点就不忍在那买卖合同之上签字。

当然，情绪低落还因为私事。

高掌西决定在君度大酒店局势大定之后，离港一段日子，独自去旅行。

她临行时，郑重地对秘书云妮说：

“机票是你亲自给我订的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那就是说，如果有人知道我的行踪，就是你泄露的秘密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”

云妮说：

“放心，我不会泄露的。可是，如果有重要事情发生，要不要设法通知你？”

“不要，世界上任何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不见了，太阳明天依然会升起来。”

高掌西其实不担心云妮会找得到她。

她决定去湖南的长沙，然后再坐七小时汽车，直趋大庸市内的张家界。

张家界是天下第一奇山，是国家第一个天然森林公园。虽在近几年积极发展旅游业，仍然保持着一份与世隔绝的原始风味。只要一爬上了山巅，就没有人能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与之接触，这真是太美妙的一回事了。

云妮在送高掌西去机场时，说：

“订了回程日期，请告诉我来接机。”

高掌西想了一想，答：

“说不定我会从长沙直飞北京，参加荣必聪与夏童的婚礼，不再回港与其他嘉宾一道起程。”

“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也给我电话，好让我转告荣必聪的秘书，他们是包了飞机把嘉宾送到北京的，要早点知道出席人数。”

高掌西点头：

“荣必聪的婚礼，我一定出席，他是少数值得我敬重的富豪，他的新夫人尤其棒。”

高掌西翘起大拇指赞美香港企业巨子荣必聪的新婚夫

人，只为她相信荣必聪的眼光，也为夏童跟她同是在商场上驰骋的一员女将，很有同舟共济、物以类聚的感觉。

况且，城内四大闻名家族之一的荣必聪再婚，是个轰动的大事，被邀的嘉宾是经过主人家精挑细选的，没有不出席之理。

然而，这等凡尘俗事，总得押后应付。高掌西正一心一意，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内，先洗刷掉身心的疲累与极度不畅快，才再回转俗世，重操俗事。

高掌西抵达张家界之后，先躲到宾馆内睡上沉沉的一大觉，让精神体力回复过来，才攀黄狮寨去。

张家界内的奇景甚多，高掌西挑的第一个目的地是黄狮寨，因为那是个理想的观景台，站于其上，似立云霄，鸟瞰四周的峻岭绝壁峭峰，立即可以一洗胸襟。

高掌西盼望那种举手可触云天，俯视远见大地的宏伟感觉。

也只有感觉到大自然的宏伟，方知个人的渺小，她才可以有力量把胸怀拓宽下去，以容纳现代生活里头种种的尘俗悲哀，可耻可鄙可恼可怨之事，包括了目睹在香港的中国人，承受完一百五十年殖民地耻辱，仍恋恋不舍，仍依持与利用英国势力去争取利益在内。当然还有令她更气愤的事，就是她的丈夫如何对自己不忠不义。

这一桩接着一桩的一切憾事，要不吭一声地吞到肚子里去，依然站稳人前，漂亮地活下去，只有设法逃出生天几日，置身世外桃源之中，为自己作一次精神的洗涤与体力的补充，才能潇洒下去。

睡醒了的一天，高掌西微微吃惊，她把窗帘拉开了，外间仍是模糊一片，幽暗得很。

高掌西看看手表，嗯，她笑了起来。原来不是清晨，已接近日落，是下午时分了。

就因为她太疲倦了，忽然抛开一切，故此能昏睡近二十四小时。

又一天泡汤了，现今这个时候还能起程攀黄狮寨吗？

高掌西再细想，为什么不呢，就在寨巅度宿便成。她习惯分秒必争，何必浪费了这半日时间。

于是她立即整装，跑出去找预约好了的司机。

“我现在就上黄狮寨去。”高掌西说。

“这个时候吗？”司机问。

“为什么不？”

“高小姐，你爬到寨顶，已经是黄昏了。”

“我准备在寨上度宿。”

“不一定可以的，高小姐。”

高掌西奇怪地问：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今天天气不怎么好，而且黄狮寨海拔高，跟我们山下的金鞭溪有很大的气温差距。现在是暮春季节，雾跟雨都是要来便来。除非是个绝对的艳阳天，否则，大雾大雨的话，寨顶就没有人管那餐厅跟小旅舍了，你到山上去，有可能下不了山来呢！”

高掌西举头望天，是有着厚厚的云层，但阳光依然能透过云层投射到大地上来。她问：

“这还不算是个好天气吗？”

“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呢！”

高掌西叹口气说：

“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去办事的话，天地间可为之事

有多少了？”

然后她下定决心，道：

“我们走吧！”

司机有点无奈，只好让她上车。

然后他又建议：

“小姐，这样吧！我向张家界的管理局取个特别人情，让汽车开到半山腰去，你再拾级而上，那省很多时间。看罢了风景，如果寨巅没有人招呼，你便赶下来，我把你接回宾馆去。”

高掌西一叠连声地说：

“好，好，就这样吧！”

直通黄狮寨顶的是千级石梯，筑在山前，是一般游人上山的途径。车路筑在山后，只达半山，仍要徒步拾级而上。这车路一般不让游人用，属于禁区。碰巧这司机有个亲戚在山腰的管理局值班，就卖了个顺水人情。

高掌西一下车，举目看到那筑于林荫内的攀上云霄去似的石梯，她就兴奋。

她几乎是急不及待的就以飞跃的步伐，跑上石梯去。

高掌西太渴望置身于人间烟火之外了。

还是司机下车来把她叫住：

“小姐，我在这儿候到天黑，你就得下山了，否则山路没有灯，不好走，你反而留在山巅更安全。”

“你放心好了。一到天黑，或是有大雾大雨，你就先开车回去吧，我会得留在山上，谢谢你了。”

说罢，便以轻快的步伐拾级而上。

海拔一千二百多米的黄狮寨就在脚下的感觉是壮丽的。石级两旁尽是青葱的杉树、松树、茶树以及很多很多茂

盛而不知名的花草树木。

高掌西一边走，真希望一边有人为她解释这些草木之名，像介绍一撮新相识的朋友。

她有信心跟这些新知相处得更愉快，因为他们的友谊将建筑在纯粹互相欣赏的基础之上，没有物质利用之互利价值，反过来就不会导致失望与冲击了。

她一路走上去，都没有碰到有什么游人，只在走了十五分钟路程，停下来歇息时，看到有两个轿夫急急地把一个游客抬下山来。

两个轿夫都是个子瘦瘦小小的，却抬了个身材魁梧的汉子，实在是了不起。

高掌西好奇地朝他们望过去，跟轿夫打了个照面。走在后头的轿夫扬声道：

“是下山吧？不要再往山上去了，很快就会下大雨，且山上的游人已经绝迹了。”

高掌西笑着目送轿夫下山，仍然加紧脚步朝寨顶走上去。

高掌西终于站在黄狮寨的顶峰了。

黄狮寨海拔一千二百多米，是悬崖峭壁托起的台地，称之为观景台。台地的边缘是三百多米的绝壁，绝壁的顶峰又有很多部分悬空伸出来，达两三米宽，都长上了各种奇形怪状的岩松、岩杉。树木的形态美妙，斜回倒蟠，构成绝美画面，比天下的名画都更生动有致。从台地眺望，若是天朗气清，可以见到张家界内各个名胜，包括金鞭溪、琵琶溪、沙口沟等。

然而，高掌西倒真的来得不合时宜，她极目远眺，只见眼前尽是云雾，活像一片乳白色的薄纱轻罩着峰林峡谷。

虽是别有一番凄迷苍茫，如幻如真的韵味，但显然今天就不能看到山峦起伏，奇崛万状的绝世景色了。

高掌西立起主意，决定在山上留宿一宵，明天一早起来，就在观景台上看日出去。

也实在轮不到她有别个选择，忽尔，一阵寒风扑面吹来，跟着眼前的云雾就浓浓地聚拢，从四方八面涌袭过来，气势翻腾滚动，一如大海潮涌。

不错，的确是壮观奇景。

可是，还来不及细意欣赏，气象又风云变幻，倾盆的大雨像人生的一些祸福，无由而至。

黄狮寨的气候根本就是如此奇特多变，教人欣赏之余，也觉措手不及。

高掌西面对这一种气候情景的变幻，觉得既新奇又熟谙。

新奇在于身受大自然纯朴、无邪的洗礼，有一种身心光洁畅快的感觉。

熟谙在于久历世情，何尝不是如此变幻多端，莫测高深。

高掌西竟欢愉地笑着，张开双臂，仰着脸，迎接着黄狮寨上的风风雨雨。

只一阵子功夫，她就浑身湿透了。

她忽然地胡思乱想，在横风暴雨的旷野之中的一个女体，会不会有奇迹出现，忽尔有人怜香惜玉，予以挚诚的庇荫、无条件的呵护、赤裸裸的爱恋？

天地间的乾坤在位，阴阳调协，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？

是不是应该男的保护女的，男的珍爱女的，男的宠幸女的？

还是完完全全的倒过来，女当男职？

她仰着脸，心上笑问苍天：

“男权可以至上，那么，让他们当个大丈夫，稍尽天职责任，好不好？”

高掌西拼命的摔着头，雨水从长长的发丝中溅出来，为绝世奇景平添了极悲的一笔。

的确可以看傻了人的眼，尤其是男人的眼。

高掌西可是闭起双目来，尽情享受着一天下第一奇山为她带来的一场幻觉与梦想。

在这如斯完美的境地之中，若出现一段人与人之间绝对的纯情，那就是最最最完满的人生了。

正在这么想，她忽尔张开双眼，心中卜卜乱跳，很吓了一跳。

有人打着伞子为她挡住了泼下来似的暴雨。

伞，自古以来，就是才子佳人邂逅相恋的一个浪漫媒介。

透过伞缘坠下的一片雨水，依然可见那打伞人的脸。

在高掌西的眼中，对方浓眉粗目，英气逼人，是张极端俊伟好看的男性脸庞。

在对方的感觉上，他似见了化人的天仙。

其实高掌西并不很美丽，可是她一身都结集着漂亮、潇洒、灵逸与慧黠。那份气质一如黄狮寨的气势，无人见了会不惊叹与臣服。

世间上能有张家界的奇景，就应该有像高掌西般的女子。

“来，快跟我走，你这样子下去会染肺炎的。”

对方的声音低沉而宏亮，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力量似。

“啊，是吗？”高掌西茫然地应着。

然后，两个人就急步地向前跑。

小路很是湿滑，疾奔了十来步，高掌西一脚踏在长了青苔的石上，人就失去重心，摔倒在地。

对方连忙把伞扔了，然后不由分说的，双手抱起高掌西，没命地向前狂奔。

当高掌西重新站在地上时，还是惊魂未定。

她那闪烁着疑惑的双眼瞪得浑圆，盯着面前这个陌生的男子，高掌西的心跳一直加速。

太不可思议了。

奇景之中有此奇遇。

只除了新婚之夜，丈夫庄钰华一把抱起她，把她放在床上之外，从没有男人这样抱过她。

她无法控制惊骇的情绪，只懂呆呆地望着对方。

“你的膝盖一定擦伤了，血水渗污了你的白裤子。”

对方才这样说着，就在身旁的一个背囊内，取了一个有红十字标志的小药箱出来，翻出了一些药品。跟着冷不提防之下，那男子竟“咝”的一声就把高掌西的裤管撕开。

“天！”高掌西挣扎着要站起来。

“你给我坐下。”对方说。

高掌西不期然地重新坐好，只瞪着他，看他要干什么。

很明显对方的手势熟练，很快已为她的伤口抹去血渍，涂上药膏，再用干净的纱布包扎起来，就知他对救伤是有经验的。

“痛吗？”他问。

高掌西伸手轻摸已包扎好的膝盖，道：